

李賀詩傳

刘衍著



李賀詩傳

刘 衍 著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李 贺 诗 传

刘 衍 著

•

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(太原井州北路十一号)

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

•

开本: 850×1168 1/32 印张: 7 字数: 163 千字

1984年8月第1版 1984年8月太原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10,200 册

•

书号: 10088·870 定价: 1.05 元

《中国文学史进修丛书》最近出版书目

李贺诗传	刘 衍 著
诗经述论	洗煜虹 著
南北朝的诗和散文	金汉祥 著
汉代散文	韩兆琦 著
北宋词坛	陶尔夫 著

目 录

引言.....	1
一、李贺是唐代杰出的青年诗人.....	5
二、李贺的生平.....	11
唐宗室的后裔.....	11
破落贵族的子弟.....	14
“少年心事当拏云”.....	19
谒见韩愈.....	22
《高轩过》.....	25
应举遭毁.....	30
奉礼郎.....	35
病归昌谷.....	39
客游潞州.....	42
走向白玉楼.....	47
“惟留一简书”.....	49
三、李贺生活的时代.....	54
藩镇跋扈，战乱频仍.....	55
宦官擅权，朝政腐败.....	59
君主昏庸，奢靡成风.....	62
农民破产，民生凋敝.....	67
四、李贺诗歌的进步倾向.....	71
揭露藩镇、宦官等统治者的罪行.....	71
同情人民的悲惨遭遇.....	83

进步的政治理想·····	91
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因素·····	99
五、李贺诗歌的艺术特色·····	105
丰富、奇特的想象·····	105
新颖、精巧的构思·····	120
瑰丽、警策的语言·····	136
独创性的艺术形象·····	156
六、李贺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·····	168
附录	
(一) 关于李贺的家世	
——读杜甫《公安送李晋肃》·····	190
(二) 李贺年表·····	196
后记·····	216

引 言

“爱君诗笔有奇气，直追昌谷披篱樊。”这是清人敦诚寄怀他的朋友、著名小说家曹雪芹的两句诗。后人以李贺出生于昌谷，故依其所居之地名其诗，叫“昌谷诗”。《红楼梦》作者曹雪芹，居然追慕生活在他之前九百余年的唐代李贺的奇峭诗风，可见李贺对后世的影响何其深远！

的确，李贺的诗，千年以还，代代相传；李贺诗的追慕者不乏其人。人们称赏李贺的锦囊佳句，并且多为他的少年才气而心折。但是，由于李贺的诗，文字上有奥僻之嫌，艺术上又独备一格，一般青少年读者，几乎同然一辞，说：李贺诗歌“难懂”。

“难懂”固然是读李贺诗的一个障碍，但“难懂”毕竟不是我们读李贺诗的最后结论。例如，《相劝酒》在写到光阴迅速，人生当以舒心畅意为快时说：“青钱白璧买无端，丈夫快意方为欢。臞(hòu)螭(xī)臞(é)熊何足云^①，会须钟饮北海，箕踞南山^②。歌淫淫，管悒悒，横波好送雕题金^③。人之得意且如此，何用强知元化^④心。”这一段，句式长短参差，不如杜甫的整炼；用字比较奥僻，不象白居易的通俗；语意古朴劲拔，不如李白的自然，初读时确实不易理解，但是只要多用些功夫，读懂它也并不十分困难。因为前人、今人多有注释，诗中的难字和所用典故一般都可索解。清人姚文燮《昌谷集注》就说过，“李藩尝谏宪宗，以太宗餌天竺长年药为戒云：‘励志太平，拒绝方士，何忧无尧舜之寿？’帝不听。然其时

朝贵希宠固恩，迎合上意，屡进方士丹术。贺盖伤之。”从这里，我们还可以看出诗中的讥刺锋芒。又如“雪下桂花稀，啼乌被弹归”（《出城》）这两句诗，写的是诗人应举被毁、离京出城时的情景。雪与桂花，可能是冬日实景，但又语意双关，含下第而未能折桂之意。乌被弹而啼归，这与李贺被毁归去时的凄凉心境也是契合的。两句诗创造三种形象，以实写虚，虚实相生，情景交融。这两句诗，文字并不艰深，但读者如果不了解李贺这一段生平事迹，没有掌握“世以登科为折桂”（《避暑录话》）这一故实，也是很难真正读懂它的。当然，李贺的诗歌，象《出城》这样文字平夷的篇什并不多，更大量的是迂回曲达、文意奥博的诗篇。这些诗篇，虽然初读时不易懂，但是，当你反复研读，栗意玩索，一旦克服了某种“难懂”性的障碍时，就会觉得，它耐看，耐想，耐咀嚼；甚至感到如披沙拣金，骤得珍宝，会情不自禁地为之击节，叹其警策，赞其精巧！笔者就有过这样的经验。

作为一件真正的艺术品，它的“难懂”，与我们通常所说的常识上的“不可解”或逻辑上的“不通”，毕竟不是一回事。李贺诗歌是我国古典诗歌宝库中珍贵的艺术品之一。虽然它在文字上也有奇峭奥僻之嫌，但主要的还是艺术上的“难懂”。而要克服这个艺术上的“难懂”，真正探索到李贺诗囊的奥秘，读者必须认识生活在一千多年前的李贺，他是怎样生活，怎样奋斗，怎样进行创作的；必须了解李贺在艺术上怎样创新，他的诗歌的题材，他的风格。最为重要的一点，读者还必须具备相当的审美能力，必须锻炼自己的想象力。我作这部诗传，就是试图从这个方向努力，试图在诗和传的结合方面，多少给自修古代文学史的读者，提供一点线索，带来一些方便。

在着手《李贺诗传》写作的这几年中，我也遇到了象不少读者那样的一些困难。例如，关于李贺的生平和他的作品编年，就深感文献奇缺。《旧唐书》、《新唐书》虽有李贺本传，但长不满百字，比现代人升学、求职的履历表还短。晚唐的杜牧、李商隐分别写有《李长吉歌诗叙》、《李长吉小传》，可作为依据，但都语焉不详。其他史书、诗话、笔记，提及李贺生平事迹的也如凤毛麟角，且每每重复、荒诞。因此，有关这方面的论述或介绍，一是利用仅有的上述史料；二是采取古今研究者的一些成果；三是笔者据李贺诗歌以及其他资料所作的初步分析和探讨。至于有的传闻、軼事，笔者不敢随意采纳，更不敢妄加发挥，只得存疑。再如，对李贺诗歌的研究，古今都富有成果。但是，大多散漫难全，而且颇多歧说。笔者虽力求博取慎择，但深感学力不够，才识謏陋。因此，在诗的注解和评介方面，多参详清代王琦《李长吉歌诗汇解》，姚文燮《昌谷集注》；今人叶葱奇疏注的《李贺诗集》。此外，对宋以来的诗话中一些有关李贺诗的评述；尤其是近人朱自清、周闾风，今人钱钟书、陈贻焮、刘瑞莲、杨安嵩等先生的有关论著；台湾学者余光中的论述，我都勉力学习，且多所借镜。至于有些在我看来确系古今注家“扞烛扣盘、隔靴搔痒”解错了的地方，或者被古今批评家穿凿附会，甚至郢书燕说弄颠倒的某些问题，我都在文中予以阐明，或者略加评述。虽然如此，仍不敢自以为是。但愿这本“诗传”付梓后，能得到专家和读者的指正。如果这本“诗传”对李贺的诗歌与传略的评介尚有一些可取之处，或者还能够为自修文学史和古典文学的读者克服“难懂”障碍提供一些条件，笔者就算是大喜过望了。

① 宋玉《招魂》：“露鸡臠蠃。”王逸注：“有菜曰羹，无菜曰

鼈。鼈，大龟也。”刘勰《新论》：“炮羔煎鸿，臠麋臠熊。”袁孝政注：“臠是蹄，即熊掌也。煮熟以蜜淹之可食。”

② 箕踞南山：言其坐处之宽广。箕踞：古代没有椅凳，都是席地而坐。屈其双脚，其形如箕。

③ 雕题金：雕谓刻，题谓额，即今之渭刺花。送雕题金，喻赏与缠头费。

④ 元化：即元气、造化。句意云：不必强知大自然所未有的事。

一、李贺是唐代杰出的青年诗人

唐代，是我国古典诗歌发展的黄金时代。唐诗的题材、体裁、风格、流派，以及手法的多样化，在我国古典文学发展史上，素负盛誉。在唐代这个烂漫的诗国里，英贤蔚起，名家如林。仅以清代康熙年间编纂的《全唐诗》统计，就有二千二百多个诗人，近五万首诗歌。这些诗人，以他们的心血和才力，共同描绘了祖国的山川风物，乃至时代面貌、民族命运、人民的喜怒和哀乐。他们就象灿烂的星群，辉映着唐代各个历史时期的星空。在这个闪烁着奇光异彩的诗国的星空中，李贺就是一颗引人注目的明亮的星。

李贺，生当中唐时期，虽然早岁谢世，但短暂的一生备受迫害，颠沛流离，加之，他所处社会的阶级矛盾、民族矛盾十分尖锐，因而他用自己的生命和血忱，奋起抗争，喊出了时代的声音。他遗留下来的二百四十多首诗歌，不仅是贞元、元和年间诗坛的一块丰碑，也是我国古典文学艺术宝库的瑰宝之一。诗人李贺，或发布壮怀，或抒写隐情，或啣冤抱恨，或吊古自慨，在大多数篇章里倾注着强烈的哀愤，深沉的感喟，从各个方面展示了他，以及与他同时代许多失意的、受压迫的人们的悲惨命运，他们的痛苦的内心世界和他们追求自由、幸福的强烈愿望，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，政治上表现出进步倾向。他的诗篇，调高气峻，或如云崩雪涌，奇峭浪漫；或如明霞秀月，清丽璀璨，在艺术风格和艺术手法上，自树一帜，有着较高

的美学价值。特别是诗集中的少数篇什，如《雁门太守行》、《老夫采玉歌》、《杨生青花紫石砚歌》、《李凭箜篌引》、《金铜仙人辞汉歌》等等，不仅“惊迈时辈”，甚至为唐以后历代诗人或评论家叹为观止。清人方扶南赞赏《杨生青花紫石砚歌》“品砚至矣”；宋代司马光指“天若有情天亦老”为“奇绝无对”。不仅古人，就是我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，伟大的革命家、文学家鲁迅先生，也喜欢李贺，称赏李贺的诗。毛泽东同志在同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中，指出“李贺诗很值得一读”。他还在自己的诗作中，多次借用或化用李贺诗的名句，赋予新的含义，抒发无产阶级革命的理想和豪情。鲁迅先生在一九三五年写给日本朋友山本初枝的一封信中也说：“我是散文式的人，任何中国诗人的诗，都不喜欢，只是年轻时较爱读唐朝李贺的诗。”（《鲁迅书信集》下卷第1202页《致山本初枝》）鲁迅先生还多次用李贺的诗句，书赠朋友。就在他逝世前一年，即一九三五年三月，还书录了“金家香衢千轮鸣，扬雄秋室无俗声”（见李贺《绿章封事》）作为条幅。正因为李贺在诗歌领域取得了杰出成就，所以古往今来，多为人们所赞誉；他的诗，为许多诗人师法、摹拟。尽管“疑贺、摘贺”者古今有之，但他久经毁誉，仍能赫然独立。他的诗歌，特别是诗中一些精警动人的名句，人们百读不厌，吟唱不绝。

李贺的杰出成就，不只在于他有二百多首艺术造诣甚深的诗歌传世，而且在于他呕血雪肠，在中唐诗坛独辟蹊径，开拓诗歌领域，为昌盛唐诗做出了贡献。

清代姚文燮说：“诗至六朝以迄徐、庾，《骚》、《雅》、汉魏，浸失殆尽。正始之音，没于淫哇，识者伤之。唐自开元、天宝而后，愈趋卑弱。元白才名相埒，其诗为天下传讽，当时号为‘元和体’，人竞习之。类多浅率靡茆，而七言近体

尤甚。至问老嫗之可否于灶下，博才子之声誉于禁中。贺心许之乎？……故力挽颓风，不惟不知有开宝，并不知有六朝，而直使屈、宋、曹、刘再生于狂澜之际。斯集为古体为多，其绝无七言近体者，深以尔时之七言近体为不可救药，而姑置之不议论也。”姚氏此论，不免偏颇，但也道出了李贺超凡脱俗的一面。我们知道，古典诗歌发展到盛唐，不仅体裁、风格多样，艺术水平已相当高，就是题材领域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开拓。在李贺之前二三十年，出现过李白、杜甫那样的巨星；与李贺同时代，也有白居易、元稹、韩愈、孟郊、贾岛、柳宗元、刘禹锡等著名歌手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要独立开辟诗歌创作的新天地，困难是异乎寻常的。钱钟书先生在《宋诗选注序》中指出：“据说古希腊的亚力山大大帝在东宫的时候，每听到他父王在外国打胜仗的消息，就要发愁，生怕全世界都给他老子征服了，自己这样一位英雄将来没有用武之地。紧跟着伟大的诗歌创作时代而起来的诗人准有类似的感想。当然，诗歌的世界是无边无际的，不过，前人占领的疆域愈广，继承者要开拓版图，就得配备更大的人力物力，……否则，他至多是个守成之主，不能算光大前业之君。”青年李贺，也正是在这样一种困难局面之前，以坚韧的意志，广博的学识，非凡的才华，打开了元和诗坛的新局面。他不肯随俗俯仰，既区别于风行一时的“元轻白俗”体，又不苟同于韩愈为首的“郊寒岛瘦”派；他不拘格律，主要采用自由奔放的古体诗和乐府诗的形式，巧妙地运用形象思维手法，确立起一种大开大阖、元气淋漓、峥嵘飞动的瑰丽风格，从而成为中唐时代异军突起、别树一帜的卓越诗人。英国十八世纪一位著名诗人爱德华·杨格说：“独创性作家是，而且应当是人们极大的宠儿”。“他们开拓了文学的疆土，为它的领地添上一个新省区”。（《试论独创性作

品》)李贺的诗歌之所以使古人为之心折,今人为之叹服,主要原因恐怕也在于他具有这种独创性的成就。

鲁迅先生的一位日本朋友增田涉写过一本书,叫《鲁迅的印象》。该书在谈到鲁迅与李贺的时候说:“鲁迅说过,他年轻的时候喜欢李贺。我想,这里不是有着理解鲁迅文学的一把钥匙么?……我固然没有具体地研究过其间的关系,只是想,为了知道他,而去考察他所喜欢的李贺,不也是一个课题吗?”

“我感觉到,他年轻时喜欢李贺,喜欢尼采,是和他的性情密切联系着的。跟他读安特列夫,模仿果戈理,受夏目漱石的影响不一样,不是在学习他们的文学表现方法,而是更为根本的与他的为人直接相通的关系。”自然,我们不能把一千二百多年前封建社会的诗人李贺,简单地与伟大的思想家、文学家鲁迅先生相提并论,但是,我们研究李贺,研读李贺的诗歌,不也可以从表现方法上找到鲁迅与李贺在文学上的一些联系么?更有甚者,我们在吸取李贺诗歌有益的艺术养分的同时,从鲁迅青年时代的为人,进而联想到李贺,联想到李贺的进取精神,他的勇于探索、潜心独创的气质,他的严肃认真的创作态度,我们不也可以得到某些启迪么?

台湾学者余光中在他的论文《从象牙塔到白玉楼》中说得好:“真的,十一个世纪以前的李贺,在好几方面,都可以说是一位生得太早的现代诗人。如果他生活在二十世纪的中国,则他必然也写现代诗。他的难懂,他的超现实主义和意象主义的风格,和现代诗是呼吸于同一种气候的。”他认为李贺“受了散文反骈诗体避律的影响,学习楚辞以降以至李白韩愈所发展的‘自由诗’,且在乐府古风之中创造出十分独特的形式”,“李贺的呕心之作大半能做到浓缩、坚实、明朗的程度。他很能把握物体的质感和官能的经验,不但他的诗风晶冷钻坚,铿

锵作金石声，即连他的字汇和隐喻（metaphor）也硬凝如雕塑品。”“最重要的一点，是李贺诗中那种伸手可触的突出纸面的意象”。（《文星》一九六四年二月十一日）

毫无疑问，李贺在诗歌领域的劳绩是杰出的，他的艺术才华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是卓尔不群的。研读李贺及其作品，无论对我们的文学艺术创作者，还是对我们从事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其他的读者，都是很有益处的。但是，李贺这样一个早逝的青年诗人，毕竟会受到自身阅历与经验的局限，他同封建社会的其他杰出诗人一样，也不能不受到阶级的、历史的局限。我们在充分估价李贺的杰出成就的同时，也应当指出，他的诗歌在内容上有庸俗的、不健康的成分；在艺术表现上存在一些明显的瑕疵。例如，有的诗，空虚、感伤的情绪过重；有些诗句过于雕琢，以致辞意晦涩，正如鲁迅先生指出的，“往往做到别人看不懂”（《门外文谈》）。这些，无疑是李贺诗中的泥沙，不应该放在“继承”之内，而应当加以剔除。不过，从李贺全部诗歌来看，上述缺点毕竟只是大醇中的小疵，它远不足以影响我们对李贺杰出才华和卓越成就做出肯定的评价。

讲到早夭的诗人李贺，人们可能会想到初唐另一个夭折了的天才王勃。二十七岁溺水的王勃，十九岁就以他的《滕王阁序》一鸣成名；二十七岁病逝的李贺，则在十八岁时，以他的《雁门太守行》受到韩愈的奖掖，并因此“声华籍甚”。他们的创作，同样奇幻动人，为后人所争传；他们的年寿不长，却同样有光阴难再的感伤，有位卑不遇的牢骚。李贺与王勃一样，都是唐代杰出的青年诗人。他们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。这在文学史上也是少有的现象。不过，王勃在初唐，李贺则在中唐，两人的专攻和成就也有所区别。王勃的诗清新质朴，开有

唐以来一代风气之先，但他的诗，数量较少，主要成就还是文^①。李贺则不同，他是专以诗歌成就在文学史上占有自己独立地位的。虽然他的早夭，使得他在思想上、艺术上都还没有可能完全成熟，有些作品，也还杂有泥沙，但主流是好的。特别是集中不少的佳作，意新语丽，自备一格，堪称我国古典诗歌宝库里的明珠。

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《唐诗选》云：王勃的诗“数量较少，不象文那样充分表现出他的精神面貌。的确，文是他创作里的主要部分。当时‘四杰’（王勃、杨炯、卢照邻、骆宾王）的齐名，可能原指他们的文而言，后人评诗也借用‘四杰’这个称号来统括他们。”

二、李贺的生平

李贺，字长吉，公元七九〇年（唐德宗贞元六年）出生于河南宜阳县的昌谷（唐时属福昌），只活了二十七岁。他才能出众，却怀才不遇，处境凄凉，短暂的生活道路十分坎坷。不过，这种坎坷的道路，反过来又磨砺了他的意志，使他倾注心血从事诗歌创作，把满腔的愤激之情，熔铸在凄清、浪漫的诗篇之中。因此，了解李贺的生平遭遇，对于我们研究李贺诗歌的内容、艺术特色及其形成这些特色的原因，都具有很重要的作用。

唐宗室的后裔

李贺出生在昌谷，但他的祖籍却在陇西。他和陇西的李氏有着血亲关系。这一点，李贺在自己的诗歌中多次提及。例如，他在潞州写的《酒罢，张大彻索赠诗。时张初效谪幕》中说：“陇西长吉摧颓客”。还有《仁和里杂叙皇甫湜》中也说：“宗人贷宅荒厥垣”、“宗孙不调为谁怜”。这些自我表白，虽有自夸世系的动机，迎合了当时以郡望表示姓氏所出的习俗，但也不无根据。新、旧唐书都确认这一点。《太平广记》也有此种记述。李贺在《金铜仙人辞汉歌》的自序中更直言自己为“唐诸王孙”。他死后，坟墓也迁葬在陇西（地在今甘肃陇西县城南十里袁家湾，俗称“学士坟”）。应该说，李贺